

《中國人的心理》系列

25



中國人的寓言性格

創造與理解

◎策劃 余德慧博士 ◎編著 黃漢耀



《中國人的心理》系列

25



中國人的寓言性格

——悟性與理解

◎策劃——余德慧博士◎編著——黃漢耀

〈中國人的心理〉系列25

中國人的寓言性格——創造與理解

編 著／黃漢耀

執行編輯／俞壽成

封面設計／劉登宇

發行人／劉安屯

總編輯／王桂花

出版者／張老師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北路一三一號

郵撥帳號：0113368-8 張老師月刊雜誌

電話：(02) 7130281 傳真：(02) 7131267

排 版／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耘橋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中華民國81年4月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2586號

定 價／180元

I S B N／957-693-019-7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國人心底的故事

「中國人的心理」系列出版緣起

中國人是我們最熟悉的民族，中國社會也是我們最熟悉的環境；由於周遭一切現象都因著「熟悉」而「自然」地發生，使我們忽略了其應有的特性。

「中國人的心理」系列叢書便試圖去尋找可資分析中國人心理特性的線索，以做為中國人了解自己的心理基礎。

近幾年來，台灣社會的現代化趨勢不斷加速，都市居民很快地含攝各種次文化的向度。當多元化價值取向的次文化漸次成形時，即使是傳統文化，也只能佔有一席之地，與科技文化、企業文化、辦公室文化等並列，而不再是一支獨尊。

我們對中國人心理的基本立場是在於「強調中國社會本身的自主性與再生性」。中國文化的自主性來自於中國強勢的傳統所支撐中國人未來發展的主幹；這個主幹具有融攝變革的特性，也具有其較難被完全抹煞的「文化原型」；而中國文化的再生性則在於中國人自我的改革，並以外在環境為適應對象的有利變化。

這兩個性質支配了我們的思路，對我們考察中國人的心理變遷有相當大的作用；一方面我們企圖在不斷變遷中的心理歷程捕捉不太容易變化的「心理原型」，並企圖看出它們到底直接或間接地支配了目前中國人行爲的多少細瑣的行爲，或者從一些簡單的舉止中得到有意義的詮釋；一方面我們也希望看到一些與中國文化原型相衝擊的基本概念，看看中國人如何在不滿自己的情況下，向自我的原始設基挑戰。

這是相當有趣的思路。有時候我們會靜想，這個時刻研究中國人的心理是多麼恰當的時候；這個文化像個蛻變中的巨獸，在時間的冠冕之下總是賦予自己一個不同的風貌，它不再像百年沈睡安詳的老獸，某種力量不斷匯集在它的體內，使它從睡眼惺忪中甦醒。我們的問題是：到底是什麼力量使它改變了自我的風貌？我們能不能用一套比較完整的心理架構來說明它？在中國文化生活的子民又如何感受到文化巨獸的變遷？

講它的故事可以有許多版本；可以從微細的部分開始講起，也可以從最大的概念開始說；我們在這套叢書要說的，就是從比較細部的心理開始著手，然後碰觸到一些巨視的概念。我們不希望追隨文化心理的學者，先導出一個架構，而是悠游地從實際的生活去累積觀點，並且把這個活動當做終生的樂趣。

悟性的理解

●序

余德慧

有什麼東西可以把很複雜的世界，突然變成一張圖片一樣得到領悟？

有什麼樣的語言，它在敘說動物、仙子，卻把我們拉進某一個心理的世界？

有什麼樣的故事，它講的是一大堆與我們無關的事，卻突然讓我們發現，自己身處其中？

寓言就是這麼一種東西，這麼一種語言，這麼一種故事。

寓言的意思是「言外所指」。就像我們說話一樣，也許說話的內容沒有談到愛或關懷，但口氣、態度等「言外之意」卻透露著另外一件事。

任何圓滿的意義都有「言外所指」。字面的意義是第一層理解，「言外之意」是第二層意思，當兩層意義相應合的時候，某種滿溢的意義就跑出來了。

詮釋學家呂格爾最喜歡談「象徵的寓意」。透過他的哲學說明，全世界的知識突然都含有某種寓言的成份。他讓我們知道，沒有「住在意義裡面」（寓：居住的意思）的「居住感」，我們看不到原來我們的生活就是「住在故事」裡。

在寓言裡，我們看到猴子、狐狸活靈活現的講話，而且必須說「人話」。其實我們看到的是「人的意圖」。假定有這麼一個故事，說鴨嘴獸要參加運動會。可是審查委員大熊先生說，鴨嘴獸的嘴是鴨子狀，是屬於飛禽類，所以必須參加「飛行運動」；鯨魚也被大熊判定

爲哺乳類，所以要參加陸上賽跑。於是鴨嘴獸不會飛卻在練飛，鯨魚不會跑卻在練跑，滿場一陣「牛頭不對馬嘴」。這個故事我們從來沒有在動物世界看過，但它的「言外之意」卻在人的世界裡——一個沒鋼琴興趣的孩子被父母送到鋼琴班，不喜歡數理的文學愛好者必須念自然科學。

我們很嚴肅地活在生活裡，卻無緣認識自己的笑話。寓言就是把生活點亮了，讓我們看到了自己。

好的寓言就是把鮮活的「言外之意」讓讀者看見。中國的「世說新語」是很好的寓言，莊子也是用最鮮活的方式讓我們看到人生。不好的寓言是陳腔爛調，擺明了要「教育人」或「警惕世人」。許多壞寓言總是把我們已經知道的事再說一遍，像「壞人有壞報」、「好人有好報」這種「道德寓言」，全把寓言的悟性謀殺光了。

本書是收了近十年中國大陸的寓言。原本是以三大冊的「中國寓言」在大陸出版。裡頭壞寓言也不少，黃漢耀先生加以刪減，我也挑了一些，就這麼集成一冊出版。

這本書珍貴之處是它保存了近十年來中國人的生活體悟。台灣在近四十年來，幾乎沒有新寓言書出版，使得我們好像失去了一面生活的鏡子。在台灣的孩子，大多讀過伊索寓言，卻不知道寓言是可以本土創作的；它可以像作文一樣，當做寫作的方法。

出版這本書，就是把中國大陸的寓言寫作介紹給台灣的中國人，希望我們看到寓言帶來的鮮活理解，也能夠創出台灣的新寓言。

◎代序

鵲巖鳥傳說

黃漢耀

在世界的南端，有一種珍罕的鵝巖鳥，羽色七彩，身大如人，據說，還會像人一樣講話。

我跟歐美的生物學家，一起組團前往調查。

我們觀察了很久，最後設下陷阱，捕獲了一隻。「根本是訛傳嘛，這種鳥一句話都不會講，甚至就是啞吧，從沒聽過他們的叫聲。」一名美國生物學家這樣對我說。

「沒有研究價值，帶一隻標本回去。」調查團做出結論。

這隻可憐的鳥，就這樣被活活宰殺、剝皮，製成栩栩如生標本，不過，在成為實驗犧牲品前，它卻產下一顆晶瑩白蛋，西方人獲得了標本，而我準備把蛋帶回中國。

當標本在博物館展出時，我帶回來的蛋孵出一隻小鵝巖鳥，奇妙的是，它一出世就發出叫聲，而且像新生兒「哇，哇」啼哭，大異於我們當初的觀察結果。

可是風聞而來研究的生物學家一出現，小鵝巖鳥就呆若木雞，一點聲都不吭。

「嘿，在耍什麼把戲，你是不是假造學術騙局？」很多歐美國科學家指責我，但我一點都不想解釋，至少，活生生的鳥比標本有趣多了。

長大後的鵝巖鳥，幾乎什麼話都會說，而且特別會說理跟講故事。

「這就是你們的文化傳統嗎？還有，為什麼看到歐美國科學家，故意任何話都不講？」我

問。

鵲巖鳥沒有直接說出緣由，不過卻講了一個故事：

「以前，西方有一種人，他們頭長在下面，是用頭來走路，東方有一種人，他們只有腳沒有頭。北方有一隻綠恐龍，到西方把人吃了，也到東方吃掉人，然後跋涉到南方，把消化過的食物吐出一個大水潭，綠恐龍跳進去沉了下去，我們的祖先就從水中冒浮出來。」

老實說，我聽不懂他在講什麼，如果不是深湛哲理就是創世紀神話。不過這不重要，因為我決定帶著他重返南方，去聽更多鵲巖鳥講更多的傳奇。

「不能帶紙筆，也不能帶錄音機，更不能懷有任何目的，只能帶著一顆空白的心去諦聽，」鵲巖鳥警告說：「否則，你什麼聲音都聽不到。」

目次

3	中國人心底的故事——出版緣起
5	序——悟性的理解
9	代序——鸛巖鳥傳說
1	第一篇 中國人的寓言性格
31	第二篇 中國寓言的破與立
41	(一) 揭露現象
99	(二) 嘲諷人心
157	(三) 教育勸誡
206	(四) 哲理寄託
253	第三篇 中國人的寓言精神

余德慧
黃漢耀

●第一篇

中國人的寓言性格

中國人本身就是寓言。

說是寓言，我們不免馬上聯想到蜿蜒奔流如長江黃河的悠遠文化傳統。請看底下兩則寓言：

「老哲人和黃孩兒到竹林散步，在一株最青翠偉壯的大竹子底下，發現一冊非常厚重的竹書，兩人好奇翻看著。

書上有很多文字、圖畫，還有許多詩歌，兩人不禁看得津津有味。

老哲人說：『這是一本偉大的奇書，它可以幫你做很多事情。不信，你就隨便想一件事，在這本書上會找到一千條理由支持你。』

黃孩兒想出一件事，果然在書中找到了一千條理由。

老哲人又說：『你的事辦不成了，你再找一找這本書，還有一千條理由反對呢！』

黃孩兒不信，但，一千條理由出現在書中，白紙黑字，不由你不信！黃孩兒皺著眉頭，問：

『這是什麼書啊？真奇怪！』

老哲人說：『看看封面吧！』

黃孩兒合上書，在古色古香的竹簡封面上有幾個字：古老的傳統！

（改寫自《一本奇書》；《吳廣孝寓言選》一九八五年七月一版）

中國花瓶

一八六〇年冬天，一艘從中國返航的英國軍艦在大西洋上沉沒，艦上有上千名英國士兵及其裝備和大量從圓明園掠奪來的珍寶，一只景德鎮產的花瓶就在裏面。

花瓶和一支伯明翰造的步槍靠得很近。這支步槍早就對花瓶不懷好意。這時候卻以悲哀的口吻說道：「朋友，現在我們都遭受了不幸，不久都會毀滅，還有什麼宿怨不能和解的呢？來吧，讓我們親近一點，總可以減少海底的寂寞！」

「不！」花瓶說道，「同歸於盡並不能泯滅正義與邪惡的界線。」

「你傲慢什麼！」這支英國步槍說，「不要忘記，我畢竟是勝利者，而你不過是我的俘虜。歷史將永遠記得我的聲音，而誰會知道一只默默無聞的花瓶呢！」

花瓶回答說：「歷史記得的將是你們的罪惡，可絕不是什麼光榮。而我將堅持一只中國花瓶的操守，不管命運對我作怎樣的安排。」

他們的爭執隨著年光的消逝而寂滅。

花瓶無限憂傷地躺在深深的海底，兩千米深的海水在他的身上壓著，無數歷史的風濤在他的頭上漂過。他看不到天日，看不到光明，四邊是死一般的幽暗。深海裏的水族居民偶爾來拜訪這艘倒楣的艦艇，可花瓶和他們也沒有共同的語言。

一百多年過去了，那些侵略者的屍骨早已經蕩滅無餘，那艘不可一世的軍艦已經鏽蝕殆盡，他身邊那支自以為是的步槍也早已化為烏有。小花瓶卻獨自在幽深莫測的海底做著悠長的夢：他夢見春天的陽光從長城上面直射下來照到他的身上。使他感覺到暖和的春意；他夢見懷抱裏的水仙又開滿了生意盎然的花朵，放出沁人心脾的清香；他夢見蜂蝶在院子裏熱烈地喧鬧，中國的大地上鋪滿了春光……

終於有一天花瓶被撈起來了。一位考古學家洗掉他身上的淤泥，把他高高地舉起，驚訝地說：「真是奇跡！他在海裏沉埋了多少年了，和他一道沉沒的許多東西都已化作了爛泥，他卻没有任何的變化，連身上的圖畫都像是昨天畫的一樣；這是何等精美的質地呀！」

小花瓶興奮地說：「這没有任何的神秘，僅僅因為我是一只中國的花瓶，所以具有中國的性格。」

（原載《黃瑞雲寓言》，湖北少兒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